

安井  
著

左傳輯釋

七

特35

256

008408-007-6

特35-256

左傳輯釋

安井 息軒/著

M16-18

AAC-0711



左傳輯釋卷十二

日南安井衡著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我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

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誠重斂

故書公羊高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始丘使也穀梁赤云作為也丘為甲也兵甲國之事

也丘作甲非正也胡安國云昔也四丘出三甲今也一丘出一甲顧炎武云山堂

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輿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

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

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

也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營菟于紅革車千

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五百五十人則魯每乘增一甲亦

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一甸之賦萬斯大云通考春秋竊謂此但

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主御，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疆，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丘甲暫增，非爲常制，衡案傳釋所以作丘甲，而不言其制，今不可得而考，姑舉諸說而折衷之。杜謂使一丘出一甸之賦，魯本二軍，今使丘出甸賦，則三倍其舊，是二軍爲八軍矣。民何以堪之，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若此時既作八軍，經何待襄十一年始書作三軍，作三軍，穆子猶慮其賦之加於舊，若作八軍，貢賦之加舊，當倍蓰於作三軍，魯群臣何無一言及此者也。以此推之，杜注不攻而自破，胡知杜注不可通，因減其數，云一丘出一甲，是增舊法三分之一矣。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是軍爲一萬二千五百人，二軍則二萬五千人，據司馬法，三百三十四甸所出，而餘五十人，今一甸增一甲，二二十五人，則三百三十四甸所增，爲八十三百五十人，少於一軍四千一百五十人，不知此八千三百五十人，分配二軍，以一軍爲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人，邪抑別爲一隊，以備救援也。古人制事，各有所本，襄十一年，書作三軍，則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之法，此時未改，果如胡說，必以八千三百五十人，別爲一隊矣。此何所本而貢賦又不加魯，至僅加四千一百五十人，以作三軍，始慮其賦加舊，此亦何說也。沈彤以胡說爲是，未詳考耳。顧所據李說，即胡說也。蓋胡本李說，而變其文，故人不喻耳。蓋李見司馬法與小司徒所說人數不吻合，創亦二十五人爲甲之說，一乘共百人，則百二十五乘，恰合一軍之數，則司馬法亦與小司徒吻合矣。然本是強說，且言周法，不說魯作丘甲，顧據以解此經，非也。至其言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以證魯每乘增一甲二十五人，尤屬謬說。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卒偏之兩

之卒，即廣有一卒之卒，則廣有一卒之廣，亦即分爲二廣之廣，是廣有一卒，謂下十五乘有一卒承之，一卒又有偏與兩承之，顧以廣爲楚戎車之名，故云一乘至用百五十人，遂以證魯每乘增一甲，何其粗也。萬亦本胡說，而知襄十一年作三軍之不可通，故云丘增一甲士，不增步卒，而僅增一甲士，無所引之，乃引富父終甥，創每車駟乘之說，此亦不然。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一車三人，各居二尺，駟乘則一人居後，不便於戰，故一車必三人，其駟乘者必有故而然，長狄異常，其力亦必什倍常人，時人懼之，故其侵陵中國，宋魯皆駟乘以禦之，蓋以備同車之死，非同時皆戰也。故唯將車駟乘，餘車則否，齊雖強，特其兵衆耳，未必盡如長狄之長且強，何必每車駟乘，以禦其師也。今案古書謂士卒爲兵，則有之，未有以甲爲士卒者，故公穀皆以爲使丘作甲，似可從，但穀梁作訓爲云，丘爲甲也，則經文矣。左氏云，爲齊難，故作丘甲，其文似謂增士卒，故杜以下皆以爲增士卒，然率取之臆，動礙古法，故遞減其數，至丘出一甲士而止，未見其至當也。愚竊謂左氏亦謂作甲，司馬法云，甲士三人，則步卒不被甲，今爲步卒作甲，蓋欲壯其氣，以敵齊軍，故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丘如獲乎丘民，爲天子之丘，指夏臧孫許及凡在野者而言之，非四邑爲丘之丘也。此亦臆說，姑書以質諸後人。

### 夏臧孫許及

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

至尊，天下莫之得授，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

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邲垂之役，蔭嘉處瑕

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我，劉康公

微我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

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

之別也。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

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

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

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

年齊侯伐我，傳。衛案，逞快也，凡得心所欲曰逞，言有備可得，以破敵矣。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鄭。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

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

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鞏，齊地。秋七月，齊侯使

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

里。馬宗璉云：張華博物志曰：臨淄縣西有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

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

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正或

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蘇屬嬰齊，則二君非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衛案，傳云：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既以失其位，沒二君不書，若又以有二君，不貶

嬰齊會公是春秋無定語豈其然乎然則何為不貶嬰齊曰不貶嬰齊即所以貶晉侯也晉為諸主魯衛皆其屬國楚侵衛遂侵魯而晉畏其衆不敢出師以援之使屬國之君重賂納質以與蠻夷大夫盟罪皆在晉故書嬰齊以貶晉傳於公衛逃歸下詳載臧宣叔之言而繼之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正釋此經書嬰齊也蜀盟諸侯知畏晉而猶與楚盟罪在諸侯故卿貶稱人傳既詳釋蜀盟所以書人而不言所以獨書嬰齊故於公衛逃歸下并釋之但傳釋經其義易知者多寓諸記事之中與公穀嬰齊言之者不同故杜不喻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

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

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

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

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正義賈逵云殺

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衛案經云伐我北鄙則齊所伐止於北鄙而傳云遂南侵及巢丘遂南侵三字釋所以不書取龍侵巢丘言是二者魯自取之故諱不書賈

說是也毛本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

三日誤三百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

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

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

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殺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日子

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竝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

居鞫居衛地衛案云齊師乃止則告車來甚衆者齊人告之齊侯也上文云我此

亦有闕文蓋齊人見石稷執死服軍恐其破齊師誠齊侯逐衛師且告車來甚衆故齊師乃止也若石稷以車來甚衆告令其軍中不得言齊師乃止注未免為強解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子奚守新築大夫既衛

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出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

縣，關南方。正義：大夫判。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衛案：周禮巾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擊帶之擊。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

臂上。禮家說曰：纓，當臂，以削革為之。玄謂：纓，今馬鞅，說文：鞅，頸紐也。釋名：鞅，嬰也。喉

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

愆，為民所信。衛案：有是名，則有是位，有是位，則有是職，有是職，則有是信。動

不失信，則車服可保。衛案：事順名而出，則車服可得而守矣。衛人許仲叔于奚，以

言者，器必隨名，假器之害，與假名同，故並。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

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禮即所以行義也。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

衡案：義，利之和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

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

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藏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

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

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為役，不中為之役使。知羊舌肸之聰，敏肅給，是也。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

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先

大夫之敏捷，非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

范文子代荀庚。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皆作佐上軍。案：四年傳，尚云

案：下文士燮對晉侯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注云：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

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則此注代荀庚，亦謂代行。杜既言代行，則其所據本作將上軍。若

若作佐，士燮本職，杜何言代也。釋文正義亦不言有異文。則唐以前無作佐上軍者。蓋荀庚

書之法，疑以傳疑，此變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

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

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

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衛案：將佐和睦，所以勝也。傳載之者，見

文以徇。將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

笄山名。衛案：史記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

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

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衛案：與，師戰士也。

之。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

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

以投人，桀，擲也。焦循云：文選訓詁，運雜擲詩，暮坐括擲鳴。注：毛詩曰：雞棲于桀。

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木焉，以徇

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衛案：桑木難拔，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石同，故傳不單言桑，而言桑木矣。傳詳載固與齊侯

之事者，以見其不好謀，而恃恃匹夫之勇，所以敗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姑，且也。翦，盡也。衛案：翦，斷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卻克傷於矢，流血及

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

六

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衛案言我勞如此子豈識之然子乃自為病矣手亦厲之也戰方殷各盡

力於其職故云子豈識之非謂以病故不識已勞也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環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

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云接

為引謂牽持而引之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

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也衛案援取也孟子曰思援弓

繳而射之物在我旁引而取之謂之援援琴而彈之屬皆然若直引引義不可通卻

克病不能鼓故張侯取其桴而鼓之耳知張侯獨鼓之者鼓樹將後卻克必右手執

枹向車左鼓之張侯左手執桴必向車右鼓之是二人對立也二人對立左人以右手

手牽持右人之右手以擊在後之鼓勢甚不便時卻克病甚不必嫌其廢職故知張

侯獨鼓之也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顧炎武云華不

餘焦說得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顧炎武云華不

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衛案釋文不字無音小雅常棣鄂不韓厥夢子輿謂

已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衛案石經作旦諸本作且且大所故中御

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

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

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

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

死不欲使立其處衛案手方執轡故肘之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

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

駮馬絰也丑父寢於轡中轡士車衛案轡轡同西都賦乘轡轡注轡轡臥車

故云士車此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

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顧炎武云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

厥執紼馬前紼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惠棟云說文引作脣從馬口絆

其足讀若輒臧琳云古文左氏

七



本作韓厥執轡前，魯即祭正字，今本化為馬，又別出祭字，祭當為衍文，衡案，滅據古文立說，故以祭為衍文，今本既誤，魯作馬，又別出祭字，則當以馬字為衍，再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

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衡案，屬會也，戎行，戎車之道也，言不幸會當齊侯戎車之道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

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

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鄭玄云，朝祀之副曰，韓厥獻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

晉軍求之，毒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

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焦循云，毒出齊師，

前云三入，入晉師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為出晉師，傳文本

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眾，其眾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

政反，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倅，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遣政反，

然則此輕出之輕，即用輕車之輕，鄭引馳車千乘，明輕車，文選西京賦，櫟輻輕驚，薛

綜注云，馭車欲馬疾，以筆櫟於輻，使有聲，馬疾解輕驚，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蓋是

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眾之先，以率引鼓，厲眾之欲退者，既三出晉師，仍

不肯退，而進入狄師，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隱字，明之，

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毒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

致齊侯入狄卒，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衡案，傳於三出上言毒，劉以

毒出為即上三出，故每出絕句，不知不出齊師，不能入晉師，齊侯三入晉師，則必三

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其免護之，衡

抽戈示欲殺之，使晉人不疑，遂自徐關入，衡案，足利本，經注古本，石經，十行本，

共貳，楯冒之，恐誤傷之也，作徐關，阮元云，即十七年傳，國佐以

穀畔齊侯與之盟於徐關是也本或作齊關非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

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陸彙云辟義如周禮

免矣關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避尊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

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

名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玉甌皆滅紀所得正義鄭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

其母故遂言之衡案郤克伐齊報婦人笑己也意謂夫人亦在笑中故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壘畝東西行衡案周禮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

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云以兩畝圖之

則遂從溝橫澮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南北為從東西為橫遂受畝間之水南

畝而遂從則所謂南畝者畝在南頭畝在其北皆東西行畝畝相間以終一夫而遂

南北行受畝間之水然則東其畝畝在東頭畝在其西皆南北行晉在齊北盡東其

畝則兵車南行不礙其輪故下文云唯吾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

子戎車是利杜云使壘畝東西行失之

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

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正義先王之命諸侯也使

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衡案毛傳類善也善即孝也言孝子之德不

其親下文德類連言則國佐亦以類為善也杜以類為禮類詩禮可強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

土宜、陸榮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相也、相其土之所宜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惠棟云、物讀如既夕禮家人物、土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

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

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

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

周伯、齊桓、晉文、正義、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

爲霸者、故後儒多求之周、或云、齊桓、宋襄、秦穆、晉文、楚莊、或去宋襄、加吳閻、今許

考之、宋襄暗昧、一戰輒敗、殆亡其國、安得稱霸、秦穆僅霸西戎、未嘗據諸侯、以伐諸

侯、恐亦不得稱霸、楚莊則據諸侯、以伐諸侯矣、似可稱爲霸、然莊卒於魯宣十八年、

距此纔二年、疑國佐未遂數之爲五霸、如閻閻此時未生、其謬不待辨、姑依杜說、又

案、伯魯也、天子賜侯伯之魯、以長諸侯、故曰伯、霸月生明也、天子位力俱備、譬猶日、

五伯有力而無位、譬猶月、故比之月生明、稱爲霸耳、若伯魯同義、恐不得言五伯之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陸榮云、役猶孟子小役大

之役、謂以王命供役使也、今吾子求

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詩、頌

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適、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

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稿從者、戰而曰稿爲孫辭、陸榮云、

不如是也、衡案、言如子所言、實不優和、而自棄百祿耳、於諸侯何害焉、我竊

爲子惜之、故爲一言之、苟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別有辭在矣、何必多言、畏君

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陸榮云、文六年傳、何

福、衡案、微求也、福祭肉也、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

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

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丘光庭云、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

之若、言今如此不幸、則唯從晉所命也、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

則唯從晉所命也、

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之。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

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與，賦與猶兵車。與即上

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阮元云：闕本、監本、藉下衍於字、陳樹華云：一本無若字、宜作一本無於字也、衛案、既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

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

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衛案：晉侯欲重士會，故請王命之，其餘

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

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惠棟云：司

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墳，多埋車馬，用人從葬。正義：鈔云：用炭

重器備。重猶多也。正義：士表禮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司矢耒耜、敦、

椁有四阿。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柱椁也。翰，旁飾，檜

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

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九月

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

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

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案三本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

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

葬行此禮顧炎武云以喪禮有進無退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

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早死無後衛案早諸本

叔注云亦早死亦亦子蠻正義云子蠻御叔自以短命死耳是杜原本作早死今本

作殺死非也釋文殺申志反下文殺靈侯同本在殺御叔下故云下文殺靈公同不

言殺御叔同附釋文者據誤本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正義子蠻御叔

移之注殺死下亦非今訂正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

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

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衛案人生實多患難若取天下多美

不祥人其有不得壽終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

其尸郟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

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

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

也郟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愛知罃也

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郟

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

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

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中井積德云。室謂家人及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

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

之詩。王念孫云。宜殆也。衛桑。玉篇。宜常也。合當然也。合當然。意與殆近。試以此義讀。孟子。宜下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在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之屬。

無不通者。王父子喜。因文以。創義。不知求之古訓。非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

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

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

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

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

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衛案。為猶謂也。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知其不益已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

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

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

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

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

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

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

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

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遠繹施及老鰥，救乏救罪。

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

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

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

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

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

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緇布者。

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

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

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

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

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衡案：諸侯亦貶稱人，隱十年夏，蠻

將在中，蔡侯、許男乘楚車爲左右，是其位在嬰齊下，故經沒而不書，而傳以失位釋之。杜注未是。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

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旣。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

暨，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衡案：宴安也，或云：宴如字，謂不與公宴，未是。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

衡案、之字指國、猶日也、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

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

也衡案、本或無以字、非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

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即聯合

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

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泆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

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七年傳曰天子經

略天略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衡案略界也莊二十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

以東若是經略法度恐不可言侵傳云武公之略則不唯天子謂之略杜思俱失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

禁淫慝也淫慝謂疏掠百姓取囚俘也衡案淫慝謂侵敗王略不獻其功所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

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

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

其獻王引之云欲猶好也言余雖愛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

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欲善孟子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

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為所非

韓詩外傳作好利矣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

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

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衡案鞏朔乃也父下誨

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

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左傳卷之十一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

以接鄰國非禮也衛案一年不可分係兩君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父死明年正

彌月服斬以哭接鄰國非禮也金革之事勿避者謂王命討有罪若伯禽討辛亥葬

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

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

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夏公如晉鄭公子

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

邑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衛案蓋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

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正義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

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

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

鄙覆諸鄆覆伏兵也衛案覆有兩義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伏兵也

不意耳孫子鳥驚者伏也言兵伏於野鳥飛其上見之而驚散也獸駭者覆也言潛

耳敗諸丘輿鄆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

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日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

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一

十六

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一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綏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一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一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衛案，靈猶寵也。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衛案，執事謂王，諫不敢斥，故言執事耳。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

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唐

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唐咎如，故

討之。正義，劉焯以為唐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衛案，劉說是也。唐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

而經無唐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

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

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二。下卿，齊召南云，

晉三軍將佐皆卿也。時荀庚將上軍，故云位在二。以下文大國卿有上中下言之，正應是中卿耳。杜注言是下卿，孔疏言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然則晉六卿惟中軍將為上卿，其中軍佐即中卿乎。衛案，宣叔云：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為小國矣。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是荀庚與孫良夫名位正相當，未知孰當先，故下文斷之曰：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若是中卿，孫良夫降於荀庚一等，其當先荀庚甚明，宣叔不必言晉為盟主。注疏是也。大國三卿，晉以三軍將佐為卿，故六卿，然未敢顯然與天子同其制，故以上三人分上中下，其餘皆為下卿，齊未達此義，故以為中卿耳。中軍之佐，費於上軍之將，其文見於此。天子六軍，六卿帥之，經傳不言其佐，蓋以大夫為之，晉以三軍佐為卿，亦非古法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躄。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躄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衛案。天子六卿。晉於是遂置十二卿。是不僭僭王。乃超而軼之。傳職之者。見晉唯恃兵力。而不能以禮率諸侯。天下所以益亂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

晉君不任當此惠。衛案。宋本無。惠字。恐非。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

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

賈人有將。賓諸褚中。以出。王引之云。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符。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符。說文。裝。傳曰。

褚。衣之裳也。集韻曰。褚。蠶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下賓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蠶。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

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左傳輯釋卷十三終

甲府 佐野通正 校字

左傳輯釋卷十三

日南安井衡著

成公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

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案

二年魯與晉衛伐齊此鄆蓋釋例所謂西鄆地近齊故城以備之若晉嘗欲叛之而已未敢輒叛晉人未必聞之無須預城為備也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

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

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嗣而死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

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衛案：晉為三綱主，是天命。

侯一掌三諸侯也，故云。晉侯之命在諸侯矣，今不敬晉侯，是不敬天之所命，故知其不免。邾子曰：我命在民矣，亦此意也。秋，公至自晉，欲求

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

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

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

姓，傅遜云：此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若齊桓亦異姓，衛案：古人言族，必謂同姓。上引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類泛語，指殊俗而言。此去類字，獨言吾族，故杜云：與魯異姓。若齊君為邾，文子必不言非吾族，言齊有當，豈一端而已哉。其肯字我乎？公乃止。愛也。冬十一月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

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臯

縣東有汜水，釋文：汜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

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荅。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

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在楚子

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一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愬鄭於楚張

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

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

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

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難淫。

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難淫。

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

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

「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為福，祭

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傅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

糧饋之，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傅驛伯宗辟重曰：「辟

傳，重載之車，釋文：辟重，匹亦反。曰辟，晉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

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衛案：論語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云：使主祭東蒙，杜蓋本焉。國所主祭而崩，是其神不享其祭，故滅膳降服，以謝其過。禮固當然也。或謂國以山川為主，以駁杜注，是東蒙為禘主，非禘主也。東蒙主也，豈安可笑。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

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

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

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愬鄭伯于

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

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

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

輒擊鼓，衛案：華元享之，慰其勞，且知其怨己，而欲釋之也。請鼓譟以出入，乃平日之事，非華元享時。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

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

已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衡案傳先言蟲牢盟及諸侯謀復會者，因上文記子靈之事，而終言之，非下隨經次而正釋之，故直言冬以明宋公殺子靈在秋，而不言十二月，傳文本自明白，杜自稱有左傳癖，而不曉傳終言之例，何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鞏之功。

至今無患，故襲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衡案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

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則武宮謂由武功而作宮，非立武公之宮也。杜知傳文不可為武公之廟，故云築武軍，然武軍不當言宮，春秋之時稱廟為宮，故又據公羊傳為武又作武公宮，是以一武字分屬武軍與武公，不知其意從左傳乎，抑從公羊傳乎，可謂妄矣。今案宮謂周圍墻，論語夫子之墻數仞是也，因總其中所有名之曰宮，季文子欲顯其功，別作堂字於城外，築圍墻以周之名曰武宮，猶漢作前殿後殿，柏梁臺等，因周圍而名之曰未央宮，其廟稱宮，后夫人所居稱後宮，亦以其有周圍墻也，故凡有周圍墻者，雖士大夫亦得稱宮，儀禮云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苟知此義，此經不難釋，而傳文迎刃而解矣，自服虔泥宮字，解武宮為武公之廟，後儒皆從公羊傳，而左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貍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

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

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

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諱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

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

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

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

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

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

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鉞。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鹽池也，猗氏縣鹽池是。服虔云：土平有溉曰沃，正義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顧炎武云：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無所言，公知其所見，與衆異，欲問其說，且為僕大夫，從入無嫌，故揖之而入，令獻子從已入寢門也。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覲。患疾

疾，覲成也。

陸彙云：下文有汾澮以流其惡，注以惡為垢穢，與此字同，則異，良所未喻。據獻子說沈溺重腿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於此遽云其病易成也。宜從後注，又案爾雅訓覲為見，其惡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衛案，土薄水淺，則穢惡之氣蒸出於地上，覲見也。謂出見於地上，人觸此氣，則愁苦墊隘，遂致沈溺腫腿之疾。水淺，謂水在地下，淺鑿數尺，輒得泉，或以下文云有汾澮以流其惡，以水為川瀆，非也。

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陸彙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注釋各殊，此年云羸困，襄九年云猶也，尙書下民昏墊，注溺也，昭三年傳愁隘，注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隔狹隘者是矣，餘見後錄。衛案，墊下隘狹，正訓也，此傳云民愁則墊隘，襄九年傳云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止，皆以人事而言，則依正訓而引伸之，蓋謂志氣卑弱，不爽朗條暢也。襄二

十五年傳云，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是以地而言，乃其本義，言吳地下隲，久駐於此，天若大雨，水高而地下，水高而地下，則所居必狹隘，故云墊隘，所居狹隘，馳騁進退，皆不便，故云隘乃禽也，不復言墊者，墊既在水下，非人所居，故直言隘耳，由此推之，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淫疾，重腿，足腫，墊隘之義，可得而明矣。於是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

衛案，重腫通，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

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

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陸彙云：從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



衡案民俗質樸則從教，驕逸則不從教。新田言從教，郇瑕氏之不從教可知矣。郇瑕氏言驕逸，則新田之質樸可知矣。古人之言，多互見為義，故僅備數言，而其意周到。

夫山澤林豔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

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

于新田。為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叔聲伯如

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

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

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期陵

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

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

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賞，故不克。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一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

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

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

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二人占從，二人眾故也。」

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

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

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正義釋鼠、麋鼠、李巡曰貍鮑鼠一名貍鼠孫炎曰有貍毒

者蓋如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

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

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馬宗璉云爾雅釋丘淮南有三州黎丘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

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感恤故夷狄內

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用

愍下民故號天告亂衛案弔傳訓恤凡經傳言不弔者當以此傳為正解言不為昊天所弔恤故亂無有止昊天指幽王有上不

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

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

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

南諸侯救鄭鄭共中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鄆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釋文鄭本又作員音云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

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

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

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

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釋文御魚呂反

王應麟云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鄆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

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

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

黑要而分其室衛案室謂貨財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

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

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

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

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

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

人令吳習之傳遜云兩者即一車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

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

而何衛案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其有四馬稱為乘傳遜以兩為車是也但二兩異

義則失之周禮地官遂人職五人為伍五伍為旅四旅為卒一車百人蓋晉制也故

云以兩之一卒適吳偏兩猶言偏車車有二偏百人之中三人乘車則一偏四十八

人一偏四十九人然此不必細分之稱五十人為偏車之

一耳下文云教吳乘車則是時吳無車蓋并其車而舍之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入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

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

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

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衛案汶陽魯地齊奪而有之鞏之役晉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晉復使魯還之於齊是與奪以己而不以道故經

據實詳書以貶之而傳  
觀季文子之言以釋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

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

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正義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下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

欲圖為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先使媒

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

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

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

衛案士昏禮下達後儒或謂言自婿家出故曰下達若不先使媒氏通其意卒然納采

女氏若不欲將何辭以答迂亦甚矣此疏說下達極詳故特收之士禮無母則伯叔父

命之諸侯蓋無此禮也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

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

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正義賜之以圭者為朝而

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讀天子賜緩也齊召南云成公即位已八年未嘗一至京師

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為緩乎衛案魯不朝而天子使來賜命既受賜矣亦不朝

聘以謝之周室之不振魯之不臣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

甚矣左氏不釋者以其義明耳

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

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

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

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正義言面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  
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疎慢也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

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

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

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衛案簡詩作諫此作簡同音假借大簡大諫之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

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釋文與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衛案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

卑也此句蓋古語故下承之云宜哉或解如流為喻從善之速則宜哉二字不可通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

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衛案不作作也作與也作與人即求之故傳以求善也夫贊

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不書者因聘而逆衛案大夫非君命不踰

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衛案此傳言禮也以影出華元聘共姬之非禮晉趙莊姬為趙嬰

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樂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

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

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

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衡案。此傳終言之。非是年之事也。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

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蓮里。曰城已惡。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衡案。虞。陸。對曰。夫狡焉。

狡猾之人。陸案云。狡焉當屬下為。句。衡案。狡焉猶黠貌。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

莒人當唯此為命。陸案云。言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况國乎。為

明年莒潰。傅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愆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

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衡案。室女不書卒。未成人也。嫁大夫者。不書卒。賤也。其

以歸。是叔姬卒於魯。嫁於許。嫁而未歸。杞。故傳釋之曰。來歸自杞。故書。言女子外成。

既嫁者。雖見出。亦書其卒。異之室女也。杜云。愆其見出來歸。故書卒。夫聖人備春

秋。以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於千萬載之後。豈愆一女子見出。以曲其筆哉。不思甚矣。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

其事吳故。七年。鄭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

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

師會伐鄭。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衡案。服

此盟無新服。晉者。而書同盟。一者。傳曰。為歸汶陽之田。故。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盟。公至自會。無傳。二月

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御逆非禮。衛案經不書逆故杜知大夫逆之也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為昏姻之好。晉人

來賧。賧，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

書七月，從赴。衛案此亦杜長歷之誤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中井積德云稱晉人鄭有罪也注擊衛案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釋此經所以稱人以執也但傳先經以言之故杜不喻其為釋經之文耳不知左氏之釋經多寓於記事之中不嫌其與經相先後也履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

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

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衛案古歷置閏於歲終故傳云歸餘於終歲以

十月為正漢初未改歷尚循其法故史記書閏皆曰後九月杜謂此年閏十一月乃其長歷之謬耳但周十一月今之九月非土功之時而傳云書時殆不可解竊疑此年十

二月節前在十一月魯人以十一月未始事至十二月終功故經書冬不書月而傳釋之曰書時邪其載之十二月上者記始事也或傳文舊作書不時而今本脫不字邪是二者疑不能決如待後人是正之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

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

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衛案請之也杞伯請之杞叔姬卒八年經文也逆叔姬此年經文也二經書法皆因杞伯

請之而生故傳並舉而釋之言杞伯雖絕叔姬之昏然卒則請而葬之是其意在欲全鄰好以安其民安民禮也故經嘉之為杞故書杞叔姬卒也魯侯若怒杞伯離昏

不許其請杞伯雖欲逆叔姬之喪而不可得焉今魯侯寬以待之即許其請使杞伯得逆叔姬而葬之終能全鄰好其志亦在安民故經嘉之為魯故書逆叔姬也杜不

知下傳舉經文而釋之解為我也為杞伯為魯逆叔姬遂解上文請之也為魯強請杞夫姊妹死己不能葬乃強請於離昏之人逆其喪以葬之雖斷養走卒亦不肯為之

假令魯君臣至愚極陋亦必不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

年。衛案釋經所以書同盟也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

十二

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衡案、柔安也。

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

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

于鄧。為晉人執鄭伯。傳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晉人、杜注未盡。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

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賜父嫁女於韓侯。

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賜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衡案、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未死、尤屬望於文子之意耳。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

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心。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錒。銅錒、晉別縣、在上黨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

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

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

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

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

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

馬子反、言其尊脚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舍其近舉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衛案：大子無所施為，賞賜思惠不及於下，鍾儀公正無私。

故稱楚子為大子時之事以明己非為私恩稱譽之抑猶意也，以稱大子意其無私，故曰抑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

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

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

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

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

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

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二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

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正義：喪服疏不者傳曰：蕉蒯之非也。可以為履。明朝如菅。衛案：蕉萃憔悴之假借字。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

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

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

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正義：應劭作晉名。義云昔者周穆王名。

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為三州滿，或兩州滿誤耳。今定本作三州滿。阮元云：劉氏史通雜駁篇，以滿為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衛案：傳不釋音，九年衛晉來媵，傳皆云禮也，則異姓來媵

為非禮可知，故不釋也。凡左氏釋經之法，經義明晰，及前後傳可推者，皆不釋，其可下據事實以知經意者，則以記事釋之，後備多不通此意，謂左氏粗於經，非善讀左傳者也。

丙午，晉侯獮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補鑿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釋，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妄增耳。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糴如楚。糴，糴，晉大夫，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二公子如立公子縀。子如，公

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縀，立髡。子如奔許。髡，鄭成公大子，欒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釋文：州蒲本或作三州滿，衛案：凡立諸侯，傳未有言以

為君者，此言以為君，明其未可以為君也，傳只加三字，而經所以書晉侯，不釋而自明，即上所以記事釋經是也。州蒲，詳見于上。鄭子罕賂以

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

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

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盾，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亦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

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

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

膏之下，若我何？肅，肅也，心下為膏。釋文：說文云：心下肅上也，正義：此買達之

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買

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疑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疑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腸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焯以為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選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

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彙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衛鞅，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汎，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誦謫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殺其身矣。君子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又曰：況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人為善哉，惠說反舛。秋，公如晉，親用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是春晉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棧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卻擘，卻克從父兄弟。正義：案世本，卻豹生翼，翼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擘也。如彼文，則擘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誤耳。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用至是乃得歸。衛案：四年，公欲下求，文子諫而止，其謀蓋至此而漏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楚人使公親，公患之，穆叔曰：被殘而後，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殘，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足以伸我氣，故經

十六

十六

書正月公在楚無所諱也前年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使歸屈辱已甚正承前年傳以釋經所以不書正月公在晉亦諱之也經下注疏未及此義故特詳之

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釋文、媯本亦作聘

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媯昆弟之妻相謂為媯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正義世人多疑媯媯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媯弟妻呼夫尊卑媯媯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媯媯婦報傳曰媯媯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媯媯言媯是弟媯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媯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媯自然以長解媯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媯媯為媯媯媯媯謂長婦為媯媯止言媯之長稱不言夫之大小衡案正義是也蓋媯媯長幼之稱非尊卑之名故從身長幼而稱之不開其夫亦男女異長之義也後儒暗於此義據此傳及昭二十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媯遂以媯為長婦媯為少婦而義疏遂改喪服傳弟長也作媯媯長也不知訓媯為長姪媯之媯亦可訓長乎其妄有如此者焉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子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

惠公五世孫郤犖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犖婦懼能忿致禍中井積德云孝叔是長聲伯非長郤犖衡案犖忿則聲伯必歸罪孝叔杜注是也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釋文已音以又音是也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郤犖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郤犖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周公楚惡

惠襄之信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脚士釋文伯與音餘本亦與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

邑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鞏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鄧田。

鄧、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鄧人亭。惠棟云：鄧、晉之溫地。周賜晉文溫田。後

曰：溫季。周溫地。未盡賜晉。故與郤至爭鄧田。杜預以鄧為溫之別邑。不若叔重解字

之精矣。齊召南云：郤至以列國大夫。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訴於晉。豈晉強

也。晉侯知郤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勿復爭田。又畏其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劉氏單氏

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

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

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衛案：能猶如也。如順適

注：鄭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漆

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晉侯使郤至勿政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

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茂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

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衛案：王城

秦地名。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

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

也。陸彙云：質。實也。實其相結之言也。衛案：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齊盟。質。正也。正諸鬼神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

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

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

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

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鄭玄云庭直也衛案庭挺通

庭如字自通此晉與楚盟而已未必及餘國之事不庭蓋謂不交贄來庭者耳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

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陸彙云隊猶也衛案鄭伯如晉

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

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

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

縣焉縣鐘鼓也衛案又有編磬杜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

而奏樂正義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

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祝之以大禮重

之以備樂祝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

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

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正義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

相見之時唯當用一矢以相加遺相遺與耳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

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

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

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

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

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

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

扞也。言公侯之以武夫止于扞難而已。衛案。以用也。本多作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

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

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傳。遜云。世治。尚文德。

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

陸粲云。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之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

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於此。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謬乎。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傳遜云言能制御武夫之

腹心者使不爲害衛案陸傳並是此節文義本無難解者杜益謂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下舉詩之正以駁亂義然此云制其腹心則卻至不以腹心爲美稱以不宜下泥詩本義以失傳意矣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冬楚

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報卻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

辭二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同

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

子曰郤子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

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

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

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

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

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

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

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阮元云段玉裁按本賑器作盪器按說文云盪以盪

是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正義之往

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陸粲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天命之性、人能循威儀之則、以養其性、則順命而致福、不能、則棄命以取禍、杜云、養威儀、下注、棄其命云、失中和之氣、皆非也、又漢書律歷志、援此文、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此傳孔疏云、往適於福、又云、將身向福、與顏注合、其義為長、顧炎武云、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衛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對鳥獸虫豸、受偏氣以生而言、命有二焉、一謂天付人以智仁勇之德、此及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謂天付人以吉凶禍福、邾子曰、我命在民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養以之福、取以取禍、語其常也、間有雖養而不得福者、均之天所付、仍亦謂之命、或以天地之中、為天地中間之氣、以命為遭遇之命、故特辨之、正義之、往也、則本作養以之福、今本以之倒置、後人以既誤之傳文、改未誤之正義耳、姚寬據注訂傳、則以之二字、宋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衛案、聖人時既誤倒矣、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因天地之中以制禮、勸之、即所以養命也、禮不下於庶人、盡力以勸其業、又禮意也、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有執膳膳祭肉我有

受脰神之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情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和

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遠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

公相好戮力同心。

惠棟云、戮、石經及宋本皆作勦、說文曰、勦、并力也、从力、翬聲、戰國策曰、勦力同愛、高誘曰、勦力、勉力也、其字从力、詛

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

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

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

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

胄。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

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

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

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正義、劉炫以為誣秦、衛案、**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卽世、穆為

**不弔、不見弔傷。**衛案、弔、恤也、七年傳、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釋文、迭

**奸絕我好、伐我保**

**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緜氏縣、正義、於時輕行

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陸彛云、保城不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衛案、保城、蓋晉所保守之城、其邑小、故舉城而言之、彼傳不載者、亦以此、此詞固多誣、然事出於秦者、文致以重其罪耳、未必無其事、若無其事、而誣之為有、適足以取秦怨、晉人亦必不為、故知其非誣也、疏云、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是時秦人知鄭有備、而班師遂滅滑、安得言無伐保城之暇哉、**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

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

於秦。王引之云、故與釋同、釋、辭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故古同聲、故說文、故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穆公弗聽而卽楚

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鬪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

楚弑成王。衛案、秦使鬪克歸求成、在信三十三年、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

襄卽世康靈卽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騫、

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

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衡案、東

通、與上文征東之諸侯、俱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相應、言康公絕我好、故東之及

諸侯不復朝於秦、秦亦不能東通於諸侯也、是斷辭、若康公自絕不通、何言是、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

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陸彙云、稱、舉也、言不肯加惠於晉、

訓道、言秦不欲與晉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人我河縣焚我箕

和、不肯稱道盟事焉、郟芟夷我農功。夷、傷也、陸彙云、夷亦芟也、周禮稻人作糞、又蕪氏掌殺草、夏

之也、蓋芟夷同、重虔劉我邊陲。虔、劉、皆殺也、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蘇

言之者、以圖文耳、我是以有輔氏

遠邊也、陲、危也、其義各別、馬宗璉云、尙書呂刑、奪攘、擄、虔、鄭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

注云、擄、虔、謂、擄、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相奪、以相、擄、擾、也、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

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

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正義、劉焯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有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

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稱君爲誤、顧炎武云、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

先公至寡君不敢顯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阮元云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戰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為衍字衛案下文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然則晉侯使呂相絕秦所主在此二事其餘呂相以意博舉往事以為已辭故稱寡君白狄與君同州以下絕秦主意所在厲公以命呂相故呂相為厲公之辭以詰秦改稱寡人耳馬知君有二心於狄以下為呂相代厲公之辭而不言所以代厲公故特詳之又案令狐河曲二役在靈公之世而上有康靈即位之文輔氏之役在景公之世而上有我君景公之文故並稱我不言寡君如令狐之會景公既卒而面上不言厲公之事單稱我嫌於無其君且三役皆臣帥師會可單稱我如令狐之會厲公自如不得稱我寡君阮欲以上三役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此此會謬甚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唐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

文公陸彙云春秋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皆於白狄別無昏姻斯言是也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

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以告我言狄雖應答

秦而心實憎秦無信王念孫云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

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也一人也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

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

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

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暈就寡人疾亦痛也暈親也寡人帥以聽命

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微亂微要也君若

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

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

三專以正秦罪衛案自狄與君同州以下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傳欲明主意所在故舉此三事耳晉欒書將

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卻錡佐之，代士燮。

韓厥將下軍。代卻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

佐之。代趙括，卻毅御戎，欒黶為右，卻毅，卻至弟，欒黶，欒書子，孟獻子

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

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馬宗騷云：劉劭制曰：秦依古制，其

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

更者為軍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引之。曹宣公卒

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

入渭也。迂，晉侯于新楚，迂，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

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

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

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

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

驪，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驪，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驪子，曹人使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

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大公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

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

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止

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衛，案定公，聽夫人之言，見林父，而復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衛案：賤聘而貴逆之，禮也。故昏禮唯書逆女，而不書納幣。八年經得宋公使孫壽來納幣，壽宋卿，故從而書之。魯使大夫納幣，不書，乃其常耳，非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達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案：傳釋所以書歸也。衛侯饗苦成叔。成叔，卻犢，寧惠子相。

相，佐禮，惠子，寧殖，苦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陸彙云：詩鄭箋云：其罰觶，徒觶然陳設而已，觶然謂觶耳，非陳設貌。彼也。說文引詩作解，穀梁傳：郊牛日展，解角，范甯曰：解球球然，角貌。

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郟氏亡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郭，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利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亦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

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

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亦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



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衛案：杜以曲解汙，則讀汙為迂矣。懲惡而勸善。善名必

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太子。成子，孔達之孫，敬

嬖，定公妾，衍，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

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

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衍之母弟。大夫聞之，

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盡，寘諸戚。

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

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

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丑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衛案：曹伯

有罪，亦來會，故從服。異之例，書曰：同盟。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

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衛案：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是國人

未至晉而云自晉者，華元之出，宋人以出奔晉告，則其歸不得不言自晉，經從告詞而書之耳。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

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

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吳

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

邑，淮南縣。衛案：晉雖與楚通聘，未為親睦，恐不得會諸侯於其地，疑鍾離此時屬宋。許遷于葉。許，長鄭，南依楚，故以

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

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

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

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

喜爲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

寇鱗朱爲少司寇鱗矐孫陸榮云據世本鱗朱當爲鱗矐曾孫向帶爲大宰阮元云石經

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岳本尼利本帶作帶案說文無帶字而經典帶字時有如此作者

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

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

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反深德桓族雖

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戍在向

戊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

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

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釋文睢音雖又音綬馬

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衡案睢音雖字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

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人矣不

得復入采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

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

也陸榮云說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正義服虔云魚石卿故書案文七年傳

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麟曠為司徒公子騫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六卿和公室據

彼文則向為人為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為卿則書向為人亦當書之何以

獨書魚石其言獨以魚石告正為向為人不書故也衡案五大夫皆同族同職而魚

石為之首宋人告辭從略以魚石總四人故經獨書魚石杜云獨魚石告是也但少

司寇大宰小宰則非卿雖告亦不書杜謂四大夫皆卿則失之又案杜云華元使

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

世孫晉二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

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

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

初伯宗母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惠士奇云此周廟金人銘也其

詞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衛案盜憎主人以其其禦已使不得財也民惡其上以其治已使不得縱欲也故人唯懼惡其不便於已者不復問其事之善惡姦人之於直言猶盜之於主人民之於其上故曰必及於難伯宗妻若取多言多敗之意當直引彼句今取其意而不引其詞是以謎語諷其夫也豈其然乎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

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衛案本或無于字非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

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衛案釋經以許自遷為文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夏四月辛

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欒黶書子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

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

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

輕於執止衛案傳釋此經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隄又曰鄢陵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晉侯不見公是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晉侯信讒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侯杜不喻傳以記事釋經故云恥輕於執止粗矣公至自會

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

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

歸傳無義例從告辭衛案晉人請於晉故從國逆之例書歸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茗丘茗丘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十月乙亥叔孫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

欒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

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

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

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案衛五年經，冬十一月己酉，定

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他義也。此亦明滕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宋同屬於晉，未必為宋竭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喪而伐宋哉。鄭初志

侵宋而已，及宋人敗諸洧，故經言侵，傳言伐耳。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師也。樂懼，戴

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敗

諸洧，陵。衛案，覆，掩也。掩，其不備。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洧，夫渠，洧，陵皆宋地。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衛案，于於一

用于，傳則于於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然亦不能盡一。此于本或作於，當以作于為正。晉侯將伐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

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擊代趙旃將

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

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

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

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

其極無二心衡案此極亦當謂中言人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衡案叔時引此詩以證民生厚而德正以下立當依二部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

厯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陸榮云闕謂軍國之事有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

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惠棟云

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

而

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義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殺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

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

至也正義人人各愛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衡案人各愛其身命所至至止如何也底本或作底底丁禮反與底別今從石經宋本岳本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

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

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

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

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

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衡案不

振旅不反命皆役中之事則不復從亦役中之事竊謂從猶就也謂就敵軍邲之役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

云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

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

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元則憂患生也。蓋釋楚

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句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

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王引之云：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則塞井夷竈，

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自疏通，無所窒礙矣。衛案：行首猶

言行前，謂行伍所向，戰國策曰：夫以秦之彊，首之，注言以兵向之，是也。塞井夷竈者，

以將陳於軍中，與為行首，自別下文為行，即為行列也。王說未是。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

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衛案：窳，通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

間不可失也。衛案：間，隙也。隙，可乘者有六。其一，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能老

不代。衛案：以，用也。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

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

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

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

釋文：巢，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

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

軍矣。衛案：王問也。下放此。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

平也。釋文：行，戶郎反。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

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

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

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衛案：國士猶

撰士，苗賁皇詳告之，故晉侯左右皆憚之，以上文以王卒告，下文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推之，其義自明。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

於王卒。萃，集也。王引之云：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

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為三，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

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衛案：晉分良以擊楚左右軍，楚左右軍無良，必敗走，而後三軍萃於王卒，王卒孤立無援，我衆彼寡，亦必大敗之，此役晉亦四軍，而云三軍萃者，三軍與四萃差別，四萃總四軍而言之，三軍除始當王卒者而言之，言各有當，不必改三為三。必大敗

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蹇，射其

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

元王。中厥目。正義：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國

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

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殺，即卻殺，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

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正義：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衛案：上文王族亦謂屬，楚王之兵，非楚子宗族，劉說非也。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

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衛案：大任，猶言大刑大法，凡職任皆君命之，故專之曰大，此大任謂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透其部曲，為離局，有二罪焉。不可犯

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透其部曲，為離局，有二罪焉。不可犯

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透其部曲，為離局，有二罪焉。不可犯

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透其部曲，為離局，有二罪焉。不可犯

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透其部曲，為離局，有二罪焉。不可犯

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透其部曲，為離局，有二罪焉。不可犯



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廔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廔之子。躡。聚也。一發連七札。言其能陷堅。陸榮云。躡

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按大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

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衡案。躡。躡也。置甲

於地。如人躡踞狀。然。故言躡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躡。之

札。七札。即七甲。故杜訓。躡為聚。亦是臆造。非躡有聚義也。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言爾

若射必死於藝。禁之令不射也。故下文叔山。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卑。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

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弋。衣。以一

矢復命。言一發而中。卻至。二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

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

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

連。正義。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

也。茅蒐。即今之葛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

連。衡案。蓋袴及膝。跗。注。承。之。以。至。跗。故。杜。云。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卻。至。見

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

甲冑。問。猶。近。也。釋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其。本。亦。作。與。矣。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政。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

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故。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

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擗。正義。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日。肅。拜。鄭。司。農。云。肅。拜

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違。謂。言。敢。告。不。安。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乎。故。以。此。答。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能。拜。敢。肅。使。者。也。肅。俯。首。而。已。手。蓋。至。帶。杜。云。至。地。亦。誤。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遂。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

第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

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榮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

無多人遺數人亦足以距規侯形勢衡案謀能潛入敵軍郤兵亂走其君左右必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弋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荀

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

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融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死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

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棧為郤至

見譖張本變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

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

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

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槁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

以往言好暇故致飲陸榮云語記也謂其能記往言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

也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

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陸榮云周禮肆師展牲鄭注展省閱也鷄鳴而食唯

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陸榮云周禮肆師展牲鄭注展省閱也鷄鳴而食唯

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

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正義呂氏春秋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

而進之。衛案。史記晉楚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作豎

陽穀。依上文。豎字在上似長。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衛案。軍屯也。此謂營壘。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

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

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

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反

將復戰。而楚子宵遁。遂以大敗。故子反言此。以微切楚子。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衛案。而女也。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林堯叟云。言不敢不引義

所命為。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衛案。楚子聞臣卒實奔之

義哉。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

衛。公出于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衛案。此傳

釋經。所以書。不見公。杜注未盡。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

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隕。申宮儆備。申救

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

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

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訴譖也。晉侯

不見公。衡案：戰之日至此。釋經所以書不見公也。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

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

謂憂未息。陸榮云：言宣公薨。負芻竊立。國憂未息耳。未遂說子臧事也。顧炎武云：謂君薨。大子殺。衡案：宣公卒於師。國人慮有不顧之變。故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其大子殺。負芻竊立。國人將從子臧之事。以不言而言之。寡君即負芻。若此先一言及大子負芻。則而又討我寡君。不可得而通。三家皆失之。而又

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

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

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

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

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

以名告。傳。衡案：釋經所。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

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正義：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

齊。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

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問白國佐。為魯請逆。衡案：服虔是也。魯師次於鄭東。故聲伯請逆於晉師。若豹在魯師。安敢

單行過鄭。唯豹在齊師。故聲伯得使謀告。豹而請逆于晉師耳。聲伯本或作申伯。非。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

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衡案：聲伯欲急往晉師。故去督揚。為食於鄭郊。問四日。晉師來逆。以至鄭郊。必言為食者。為下文四

日不食之引也。此二句記事之文。非聲伯戒叔孫之辭。如杜注。以至下不增乃食二字。不通。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

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衡案：至此言四日者。欲與不食相連。以見其忠也。四日不食。則晉師四日乃至。

可知矣。使者即豹，不言豹而言使者見聲伯慰其勞耳。諸侯遷于制田。蔡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

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

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

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衛案，魯

伐鄭，晉侯信讒疑魯，不使之擊敵，故經以會而致，意正與。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

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宣伯使告卻擘。曰：魯

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

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

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傲死蔑也。蔑，孟

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

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

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

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

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惡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

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

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

衛案：當時之勢，魯未必遽亡，聲伯難言屬齊楚，故以亡言之耳。杜喻其意，故云屬齊

楚不然，杜豈不知亡之不可訓屬哉，或不能以意逆志，以亡為真亡，以殺杜注是不

唯不知聲伯之意，并不能通杜注。卻擘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

常隸也。隸，賤官。政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衛案：戰國策注：焉，反語辭。孟子雖禡寬博，我不備焉。

及此焉字，皆反語辭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

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

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鞮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傅遜云：是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

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析？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陸彛云：謀國家不貳，概言之，何必指不食之一節？衛案三句各有所指，若無所指，文子不必分所言之，傅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詞雖異而意實一，其謬甚於杜矣。今就聲伯之事與辭而求之，奉君命謂奉使請季孫於晉之命，無私謂却鞮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及吾為子請邑之言，謀國家謂若去與與行父至魯必夕亡不貳謂不貳於晉即以魯以下三句是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所請即遂君所命，是不忘其君也。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救季孫，冬十月，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卻鞮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

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衛案：豹先去魯往齊，昭四年傳甚明，詳見于上。使豹請逆于晉，孫氏無後，豹又為聲伯使於晉師，有功，故召而立之，其襄二年始見經者，先是未為卿也。傳若終言之，當於十月僑如奔齊下言之，何必待十二月刺公子偃而後言之哉？以此言之，是月召豹而立之，甚明，非終言也。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侯。阮元云：石經奔字上有遂字，乃後人所增。惠棟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卻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

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卻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會孫夏公會尹子單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

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于蓋降爵。六月乙酉同

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衛案晉執曹伯歸之京師十六年赦而歸之至此始與之盟故曰同傳不釋者錢可知也秋公至

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

矣。書用郊。從史文。正義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晉侯使荀罃

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

于貍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脰闕。正義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明貍脰非魯地矣以下十有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國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也

無傳。邾子貍且卒。無傳。五同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楚人

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潰故滑國為

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

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

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

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反。自

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視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

憂懼。因禱自裁。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

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

蒙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肩閔巷

門。陸粲云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蒙冒也此云相肩文亦小誤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

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

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

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魚頃公子秋七

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

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

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

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

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焦循云淮南子說林訓云

也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于此曹植求親親

表增其說云著葵藿之傾葉大陽雖不為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

朝榮西北傾夕頹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葵有數種神農

本草有冬葵子圖經有蜀葵錦葵黃葵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

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為蔬

不令其老故摘之令生嫩柄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

生觀生民要術稱三指又云令根上柄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

蔬連根並剝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柄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

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為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即菽今驗脰中豆華必當

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

一名側金錢曹云傾葉葉指華之瓣傾即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莖

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為一失之衡案葵又有一種長

五六尺夏秋間發黃華徑五六寸隨日而轉俗名日廻陸

所詠蓋此物也然亦不蔽其根衛其足當以焦說為正冬諸侯伐鄭前夏未

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

四十二



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

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釋文：洹音桓，一音恒。今土俗音袁。惠棟云：鄭元曰：許慎

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

含象，衛案用珠玉實死。者之口，謂之含。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

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

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衛案：見妖而不為妖，妖不能為害。聲伯恃

怯甚矣，所以言之之夕而卒也。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

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

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

嬖，嬖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衛案：陽諸本同，下皆作羊。注同。武王望陽，或作望羊。

陽羊古同音相通，然岐出非是，此亦當作羊。郤犖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楷之。楷，械也。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

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

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鄆陵戰，

晉囚公子筏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

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犖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

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

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子問鄆至以弓君

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實試也。鄆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

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鄆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

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鄆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

張奪之。寺人奄士，鄆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鄆至，公反

以爲鄆至奪孟張豕。衛案：欺設也，謂輕侮之，鄆至射殺寺人於公側，故怒爲輕侮已也。厲公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

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

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

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

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衛案：言君身必危，不須我背道危之。待命而已。受

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陸案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之爭也，傳稱晉公子重耳

之言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罪孰大焉。傳言鄆至無反心，壬

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

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釋文：沸，甫味反。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

者。僞，與清沸魋訟。二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正義：三郤慮公殺已，謀欲自

非謂不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

至榭也叔，郤擊。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郆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

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藏，衛案：威是也。矯及諸

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

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德綏遠。釋文：軌本又作充，音同。衛案：軌假借字，本或作軌，非。外廷、內閣、近臣、故云。亂，若外國，當言寇，不得言亂。

下文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謂諫三郤益信外指外廷也。周禮冢宰掌王宮中之事，樂書時為晉政，當周室冢宰之職，故亦謂之內與。御軌以刑。刑

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

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

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馬宗彙云：賈逵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杜注未全。本賈說與下非翼東門外不實。樂書中

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

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

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

孟姬亂在八年。陸彙云：晉語章昭注：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殺君，此說也。衛案：言己畜於趙氏，不可謂無恩矣。然晉討趙同

趙括，吾能去兵，不脅助趙氏，況可脅以殺君乎？韋云：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然韓厥後諫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而已。當晉討趙氏，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非厥存之也。此

又云：孟姬之讒，夫孟姬存趙氏，而厥方說其讒，則所云違兵，不謂違其兵難以存趙氏，益明。韋說未是，當以杜注為正。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鄆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

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

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

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

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

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衛案蒲當作滿詳見于十年

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日以惡

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衛案除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

弑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士匄來聘比事而觀之貶意自明故傳直言二月即位釋經所以書晉侯餘詳于傳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

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

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衛案屬公無道

諸侯或不心服悼公立脩禮諸侯中心說誠服故曰同盟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

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

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

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

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

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

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正義服虔

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

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

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為誤而強欲通之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為

誤則偏袒之失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

所謂白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田申晦。齊侯使士

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

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衛案。師。眾也。士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內宮之

之宮。傳載之者。見事出於不意也。履軒以上文內宮為齊侯燕居之宮。朝為其前堂。是未知內外朝堂之殊。其妄不足辨焉。書曰。齊殺其大

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

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

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為大夫。慶佐

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

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

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正義。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緇麻之親。法

絕。無往來恩義。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韓。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陸榮云。變書中行。偃弑君。而殺其葬禮。猶崔杼於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絕。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其不能自處以道。正踰年即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悼禮傷教。不可以訓矣。衛案。上傳云。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比而觀之。不言貶。而貶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二月即位為禮也。杜孔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意也。陸駁之洵是。始

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衛案。施。謂為弛。復除也。下文匡乏困。救災患。乃

施恩惠之事。於此先言之。則複矣。逮繇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

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

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衛案。不縱私欲。以犯民時。言土功必以時。使魏相。士魴。魏頡。

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

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欒。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

士負子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右行

因以為氏士為獸公司空也馬宗璉云晉語晉祏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達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

也正於國無敵績章昭注子與士為之字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衛案疏云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據此注辛下當脫先字弁糾御戎校正

屬焉弁糾樂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

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正義服虔以為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馬宗璉云淮南兵略訓云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正行伍連什佰明

尉鼓旗此尉之官也高誘注軍尉所以尉領眾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

擊子也張老為候奄馬宗璉云淮南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鐸

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

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

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

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正義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旗則駟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駟謂

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校人職云天子十有六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廐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凡六官之長皆

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正義卿名下各有統領群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慕譽者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

守其業無相踰易王引之云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

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衡案所舉各稱其職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

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

不相陵偪王引之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為旅五

旅為師是也一為詳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

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攝諸侯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

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

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

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邾城郛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

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結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

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

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

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衛案歸順辭入逆辭國逆而立之當曰歸內有

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歸得歸入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為互詭無

疑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有誤何邪又案正義云買依放穀梁云

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疑疑買本作諸侯納之曰入或與今本同見其與

春秋書法有也故依放穀梁以入歸為互訛也借買注既亡其詳不可得而問焉餘

詳于隱四年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

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

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員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

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讐亦吾患也衛案間

亦鄙我猶憾故杜上注云此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

以封魚石披猶分也衛案崇贈尊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

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惠棟云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與馬以巨海為

節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

故屬之吳晉也小爾雅曰庚通也衛案西鉏吾云披其地以塞夷庚則取彭城即是

塞夷庚杜以庚庚為地名非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

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

顧有此患難陸案云言宋平日事晉何為哉正望其患難相援耳以此知晉必恤己也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

七 傳 輯 卷 十三 四十九

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

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

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微樂張本，正義，驟是疾行之名，從魯即疾

輒請昏，且朝有土帛庭實，恐非在他國所能辨，請為昏，蓋傳終言之，驟當訓數。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

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

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

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

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衛秦勤勞也，先為之勞。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

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麇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

也。麇角，宋地。晉士鮑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

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

歲季亦佐下軍。歲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

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

朽，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

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

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左傳輯釋卷十三終

甲府 佐野通正 校字

